

噴射機聲音所引起的回憶

· 王立楨 ·

今天，我聽了一場飛行表演，沒錯，我「聽」了一場飛行表演，而不是「看」了一場飛行表演，這是因為舊金山今日天氣不好，一直到下午我待的地方還是霧濛濛的一片，但說不定在奧克蘭附近，天氣已經晴朗起來，所以藍天使特技小組還是如期地在下午三時三十分起飛，開始了他們的表演節目。

我在金門大橋附近的Marina，坐在摺疊椅上，望著海灣中間若隱若現的惡魔島（Alcatraz Island），聽著天空中傳來陣陣噴射機低空而過的聲浪，那個聲音有時如雷鳴霹靂似的，非常響亮，想來飛機必是飛得很近也很低，但為了安全的緣故，他們並沒有鑽到雲霧的下面。

雖然看不見飛機，但我卻藉著那個熟悉的噴射引擎聲音，回到了半個世紀前的臺灣，似乎又看到當年我騎著那輛伍順牌的自行車，在新竹空軍基地外面仔細聆聽著營區裡面F-8軍刀機的聲音。

近視的我，看不清楚基地裡面的情形，又不敢拿著望遠鏡去觀看那些

軍刀機，只好用耳朵去聽飛機了，聽久了之後，我竟可以分辨得出飛機啟動、滑行、試車以及起飛的聲音，每次聽見起飛，我就會馬上將腳踏車停好，眯著眼睛朝向跑道那頭看去，等著看軍刀機翹著頭起飛的雄姿，直到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，我還能記得軍刀機衝進藍天的姿態。

看著飛機飛高、飛遠，直到看不見之後，我又踩上腳踏車往基地的另一頭騎去，在那邊等著這一批飛機回來落地，也因為近視看得不太清楚的緣故，我都很小心的聽著天邊是否傳來飛機接近機場時的聲音，而飛機進場時的引擎聲不像起飛一樣尖銳，所以在附近機車、汽車的雜音裡面，是不大容易聽得出來發動機慢車的聲音，不過聽久以後，我倒是在一大堆聲音中聽出軍刀機要進場時的聲音，聽見那熟悉的聲音後，我再往五邊方向望去，這時就可以看到熟悉的外型（軍刀機）拖著黑煙對著機場方向飛來。

有時候，我會看到幾架飛機在機場附近練習纏鬥或是特技，那時他們

的高度變化大，時高時低，噴射引擎的聲音也跟著時大時小，有時看著飛機由高空俯衝而下時，那噴射引擎雷鳴般的聲音，就像是要在耳膜上穿孔似的尖銳，我雙手緊捂著耳朵，但仍目不轉睛地凝視著衝下低空的飛機，轉眼間飛機開始爬高時，那聲音又像被打薄了般，在空中逐漸散去。

高中生涯我並不記得校園中的種種，卻記得在新竹空軍基地外面看飛機的情景，西元一九六九年我離開臺灣，從那時起，我就很少有機會看到軍機起落或空中練習纏鬥與特技的畫面，無緣再次聆聽噴射機在不同情況所發出來的聲音。後來在環球航空公司（英文全名是Trans World Airlines，縮寫為TWA）任職時，我雖然整天都聽著噴射引擎的聲音，但那卻都是變化不大的起落聲音，無法從那些聲音裡面，去重溫年輕時在新竹機場外的舊夢。

今天，在舊金山Marina的大草原上，我望著灰濛濛的天空，聽著由那雲霧上傳下來對我如天籟般的聲音，嘴角不自覺的往上勾了起來。突然間，感覺上又是回到了半個世紀前的新竹，頓時我瞭解到原來聲音也可以儲藏在生命裡，伴隨著記憶而重現。啊！又回憶起西元一九六八年的新竹。